



NINGXIA DIFANG LISHI

WENHUA LUNCONG

NINGXIA DIFANG LI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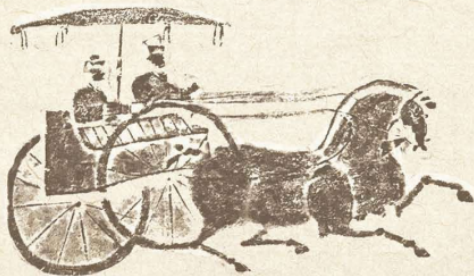
WENHUA LUNCONG

宁夏地方历史文化论丛

(第一辑)



薛正昌 / 主编



宁夏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多元。涛涛黄河孕育了“塞北江南”的农业文明，巍峨挺拔的贺兰山护卫着这块“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富庶绿洲。文化积淀丰厚的六盘山南北纵贯，是汉唐关中的西面屏障；萧关古道沿泾水、清水河向北延伸，成就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历史走向，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多民族在这里融合汇聚，共同抒写着辉煌灿烂的宁夏历史和文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地方历史文化论丛. 第一辑 / 薛正昌主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226-04926-6

I. ①宁… II. ①薛… III. ①宁夏—地方史—文集②
—地方文化—文化史—宁夏——文集 IV. ①K29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5756 号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肖林霞
封面设计:马吉庆

宁夏地方历史文化论丛

第一辑

薛正昌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58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300

ISBN 978-7-226-04926-6 定价:4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秦塞河防军城“浑怀障”名源浅释	吴忠礼(001)
洺衍戎的演变以及洺衍县(道)的建立与废弃	张明鹏(007)
汉代“河南地”移民开发及安边政策考略	吴晓红(019)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魏淑霞(027)
从康待宾之乱看唐前期西北形势与民族关系	保宏彪(032)
唐代前期武官考课制度简论	贾虎林(044)
宁夏引黄灌区经久不衰的历史原因探析	吴忠礼 王晓华 吴晓红(052)
明代宁夏军事建制与防御	薛正昌(059)
黄河宁夏段水运历史考察	郑彦卿(094)
宁夏辛亥革命的背景、阶段与意义	刘天明(103)
绥西抗战与宁夏军队战绩	刘天明(110)
民国时期宁夏的农业发展和措施	霍丽娜(123)
革命老区:宁夏彭阳县红色文化论略	叶长青(136)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述评	孙颖慧(152)
丝绸之路与固原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宁夏段四处文化遗存	薛正昌(165)
隋炀帝的开放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开发	郭勤华(190)
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	保宏彪(196)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	仇王军(206)
明清现存旧志中的宁夏地域文化初探	王玉琴(216)
宁夏方志中的风物与传说	
——以宁夏“两山一河”风物传说为例	白 洁(224)
民国宁夏教育特点管窥	
——以《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为例	杨 云 徐 静(232)

秦塞河防军城“浑怀障”名源浅释

吴忠礼

公元前 221 年，秦荡平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秦王嬴政自认为功盖古今，便与上古圣王“三皇”、“五帝”比配，合以“皇帝”作为自己的尊号。嬴政自称“始皇帝”，还要让其子孙以世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①，奢望嬴氏家族永远统治这个大帝国。但是始皇并不放心，经常询问身边的大臣与谋士，将来谁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后世江山。当时大家都已看到，始皇的合法继承人太子扶苏宽仁忠厚，又敢于劝谏，但性格软弱。少子胡亥野心勃勃，结党营私，可能是始皇百年后的隐患，但谁也不敢直言。时有燕人卢生者，假托献《录图书》，含糊其辞地预言：“亡秦者胡也”^②。卢生心中的“胡”，意在影射“胡亥”，而始皇却理解为北方的游牧部落“胡”——匈奴，于是便下决心发动“灭胡”的战争。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真实的情况是秦北击匈奴可能与卢生讖语并没有关系，因为秦都设在关中，时京畿以北黄河南北两岸都是匈奴等游牧部落的势力范围，敌骑如果奔袭秦国京都，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何况秦始皇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决心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统一的大帝国，所以乘统一天下的余威，一举灭胡以解除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当在情理之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将军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胡），夺取“河南地”。次年，蒙恬沿黄河筑四十四县，并渡河占领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36 页。

②同上，第 252 页。

障以逐戎人。”^①史书记载,所筑县城和亭障皆“临河”,故称“因河为塞”、^②“城河上为塞”^③和“以河为竟”^④。所谓“河南地”,即今河套地区,包括今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后套平原(五原—陕坝平原)、前套平原(土默特平原)等地及邻近地区。当时秦朝设立的北地郡、九原郡、上郡和三郡所管辖的部分属县,都在“河南地”的范围之内。今宁夏境内的富平县、昫衍县和神泉障、浑怀障,也是蒙恬北征匈奴占领“河南地”时期设立和修筑的,均隶属于北地郡。

浑怀障是黄河岸边的军事亭障和河防塞城,筑城时间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5年),位于今宁夏北部黄河东岸,不属于地方政权,由浑怀都尉镇守,遗址在今平罗县陶乐镇境南。

这个河防亭障为什么取名“浑怀”呢?浑怀的名称有什么含义呢?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溯史。上古时代,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物候等因素的影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先民多以农耕为生存方式。而生活在黄河上游和边远大漠、草原地区的先民,基本上是以游牧作为求生手段。今宁夏全境当时都是游牧部落居住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氏族、部落,史籍说其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农耕民族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呼。一般来说,夏代名荤粥(音勋育),殷商称鬼方、氐羌,西周日豸豸(音险允),春秋战国时期,又改以“戎”、“狄”、“氐”或“西戎”、“犬戎”称之。秦汉时期,北方各游牧部落逐渐结成部落联盟,统一称为匈奴。完成草原帝国统一大业的杰出人物就是头曼和冒顿父子两代单于。

战国时代,今宁夏南北广大地区均为戎人的家园,南部有乌氏戎、义渠戎,北部有昫衍戎,统称为“西戎”,各自“筑城数十,皆自称王”^⑤,互不统属,实为诸城邦小国。据史书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年),“王游至北河”。《集解》认为,北河在“戎地”、“河上”。《正义》又指出,北河即“灵、夏州之黄河也。”^⑥而《汉书》又记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页。

②同上,第2886页。

③同上,第253页。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2401页

⑤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3页。

⑥同上,第208页。

载,王“游响衍”^①。两书相证,秦惠文王这次巡视的地方是“北河”、“河上”,在“戎地”,也就是在“灵、夏州之黄河”段附近的响衍。“响衍”是响衍戎建立的一个小邦国的政治中心,地以族呼,名为响衍。六十余年之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秦国灭了义渠诸戎国,在其旧地设置北地郡、陇西郡和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②。响衍设县应在这一时期,地在秦长城之外。因为响衍为戎人邦国都城,所以“响衍”这个名称应该是“戎语”,戎与古羌同源,也可以说是古羌语。如前所述,羌、戎在前代有不同的称呼,如羴粥(音勋育)、狻狁(又称浑狁)、犬戎等,如是则响衍就有可能是羴粥、狻狁和犬戎的转音。浑怀障与响衍同处“北河”、“河上”,也位于“灵、夏州之黄河”东岸,距响衍较近,属于“戎地”,或是通往河外戎地的交通要津,所以“浑怀”亦可能是针对和安抚游牧民族的意思。

第二,释“浑”。中原统治阶级与御用文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素存偏见,往往对其大加贬斥和丑化。正史也经常使用不敬之辞,或“加以贱名”,污蔑这些部落不奉正朔,无文书,不知礼仪,无冠带之节和阙庭之礼。妻后母、兄嫂,如禽兽^③。指责他们“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数为边害……”^④所以把周边的游牧民族一律统称为“胡”,谓其居东北之境内为“东胡”,居西部和西域者为“西胡”,居北方则称“北胡”。“胡”字与“华”字本可通假,并有多种含义,但中原文人以“胡”称呼北边的游牧民族,是心存贬义的。总之,指这些民族都是远居于化外洪荒之地,智力低下的一群糊里糊涂、胡思乱想、胡作非为的野蛮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原统治阶级也以“浑”来称谓游牧民族。“浑”是“胡”的转音,浑,一般指水不清、浑浊之意。浑与混、昏义同,也有浑沌、混乱、昏暗、昏迷、糊涂、浑头浑脑、昏昏沉沉的意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上古时代,有一个很坏的部落酋长,因他“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正义》解曰:“浑沌即驩兜也。言掩义事,阴有贼害,而好凶恶,故谓之‘浑沌’也。”而《后汉书·西羌传》又把“浑沌”与西羌拉扯到一起,说在战国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北部有一支被称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1447页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

③同①,第3760页。

④同②,第2923页。

为“陆浑戎”的游牧民族^①，其活动中心地后来名为敦煌。研究人员认为按当时的语言习惯，敦煌也就是煌敦的倒文、倒读，“煌敦”也正是“浑沌”的同音表述。《汉书》也曾记载，秦时北方游牧部落建立过一个小国，名为“浑窳”，汉朝在其地设立窳浑县（治所即今内蒙古杭锦旗后旗太阳庙保尔浩特古城），属朔方郡管辖^②。窳（音雨），意为恶劣、败坏。按此义解，建立“浑窳”邦国的游牧部落当然是既“浑”又“窳”——糊涂而又恶劣的一群混蛋了。汉文史书一般又统称这些游牧部落为“混夷”、“緄夷”，混通假为“昆”或“狁”（狁贼）。故史书中凡地名、人名和部落（国家）名涉浑（混、昆、狁）字者，多与少数民族有关系。如秦时的浑窳国，汉时归降的匈奴浑邪部和混邪王以及娶汉廷细君公主为妻的西域乌孙国王昆莫（浑弥），还有汉朝著名的公孙家族，“其先胡种”，为义渠戎人，同门出公孙浑邪、公孙弘、公孙贺、公孙敖、公孙戎奴等名臣，皆为西汉功臣^③。公孙两字速读即为“浑”音，证明他们确系“胡种”、义渠戎人之后。唐朝时西域“铁勒九姓”纷纷归顺中央政府，他们也被笼统地泛称为“羌浑”。如唐朝诗人薛逢在《送灵州田尚书》一诗中有“九姓羌浑随汉节，六州蕃落纵戎鞍”两句^④。在这“九姓”之中，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民族将领，其中就有位居将相而以“浑”为姓的浑瑊，还有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大将仆骨怀恩。清代诗人杨芳灿在《过仆骨怀恩墓》一诗中，有一句“召乱诱羌浑”^⑤，也把他视为“羌浑”人。唐朝还有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叫吐谷浑。吐谷浑国王诺曷钵娶弘化公主为妻，世代生活在灵州境内的安乐州。据前辈学者丁山研究认为，汉族正史中所提到的胡、浑沌、昆吾、驩兜、緄带和鲜卑等部都是游牧民族，并且都是“夏后氏支族”^⑥。总之，通过以上资料与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浑（混、昆）字都与北方游牧部落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狁考》中，就将中国北方古民族统称为“昆夷”（亦即浑夷）。那么，“浑怀璋”的取名，当然也与游牧民族有着内在联系。上文已经阐明，“浑怀璋”所处的地域自古以来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

①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3页。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3753页。

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41页。

④朱旂《宁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⑤郭楷《嘉庆灵州志迹》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⑥丁山著《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1页。

先后属于匈奴戎和匈奴右部浑邪王的游猎区边缘,故以“浑”字来取地名就理所当然了。

第三,释“怀”。怀字,从字面上理解,有怀抱、怀念和安抚的寓意。凡与地名结合使用者,一般多用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以表示中央政府对于边远民族的“恩德柔怀”^①,即眷顾与珍爱。意思是“怀远以德”,如同将其“抱在怀里”,倍加呵护,非常珍惜。让兄弟民族产生向心、回归、安定、幸福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使之做到与中央王朝共进退、共荣辱、共生死,而不致于离心离德,甚至是兵戎相见,搞分裂、闹独立,破坏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祖国领土的完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原的中央政府对于生活在边远地区,有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的管理非常注重统治术的,特别讲究文治与武功的结合,首先用“德”来征服民心,推行偃武、修文,这就是宋代名臣范仲淹所说的“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②,即以“柔道”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在“安边治国”、“以德治边”的口号下,统治阶级采用了各种笼络手段,如“以夷制夷”、羁縻府州、和亲互市、封赐爵禄等,这一切统称为怀柔政策。怀柔、修文、德治,总比打仗、杀戮、武力镇压好,因此是有其进步性和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某种让步政策,虽然有麻痹人民斗志,达到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但也客观地减少了战争和民族间的仇杀,既有利于汉蕃双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休养生息,也有利于培养胡汉人民之间的感情,从长远来说对促进民族融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国历史上带有“怀”字的地名,大多分布在当时的边疆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居多。如怀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古名)、怀化(今湘西侗、苗、土家等民族地区)、怀柔(古燕北边县)、怀来(今冀北长城沿线边县)、怀安(今冀北长城沿线边县)、怀朔(今内蒙古境内古军镇)、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旧名)、怀仁(今晋北古县)、怀宁(今安徽省大别山缘边古县)、怀庆(今豫北边县)、怀州(今豫北边县)等。

秦北地郡“浑怀障”地名的寓意,与上述“释‘怀’”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地名

①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530页。

②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

没有以“怀”字作为词头,而是以“浑”字为词头。从地名的内涵来说,这并无实质方面的变化,只不过是胡语与汉语的词序特点的差别,或古人的一种习惯——倒读、倒文罢了。

第四,释“障”。从字面上讲,障,就是障碍物,起到阻塞、阻隔的作用。具体就是在胡汉实际控制线秦军一侧的长城或黄河的险要处和交通要津修筑的防御性建筑。正如《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四年》中所说,障就是“居一障间”。颜师古解曰:“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蔽障以御寇也……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此即障也。”^①司马迁在“河南地”曾亲眼看到蒙恬所修筑的障城。他说:“吾适北边……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②在《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筑亭障以逐戎人”^③的记录,可见“亭”、“障”、“侯”都是修筑在长城的要塞之处。而这种要塞,不一定都是指长城,在有些地段因有黄河天堑或山体代替了长城,就因地制宜“因河为塞”,“城河上为塞”,“以河为竟”,这种亭障,是与塞联系在一起的。塞与障,意思略同,也有阻隔、堵住之意,也修建在险要之处,如长城要段、山口和渡口的城堡。亭障,也可以称为“塞城”、“侯城”。塞城的建筑方式是“累石为城”(石城)或“树榆为塞”(木城)。总之,障是修筑在秦、匈边防前线的一座军事建筑,驻军镇守、巡防某一段塞防或河防。它既不是地方郡县政权的治城,也不是管理屯垦长官的住所。

综上所述,秦代在今宁夏银川市黄河东岸“黄沙古渡”码头附近所修筑的“浑怀障”,也可以称为“怀浑障”。因为这是修建在北方游牧民族控制区域内,位于当时国防线——黄河要津的一座军事建筑,为了体现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故将这一胡汉两军的前沿军事建筑命名为“浑怀障”。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45页。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570页。

^③同上,第253页

响衍戎的演变以及响衍县(道)的建立与废弃

张明鹏

一、响衍的建制与演变

响衍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匈奴列传》：“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响衍之戎。”《集解》引徐广曰：“在北地。响音诮。”《索隐》案：《地理志》“响衍，县名，在北地。徐广音诮，郑氏音吁。”正义云“《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响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由此可见，古响衍县就在唐朝的盐州。据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响衍在今灵武东南”（《史林杂识初编·秦与西戎》，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盐池一中教师陈永忠经过多年实地勘查和考证，认为响衍故城疑在今盐池县花马池镇张家场，并和他人一起合著《响衍县故址考》（《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

1. 先秦时期的响衍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盐池就有人类活动^①。西周初年在盐池一带有一支从事游牧业的响衍戎族。与其相邻的东有雍翟戎，南有义渠戎。到了春秋时期，紧靠响衍戎南部的义渠戎逐渐强大起来，将周边的其他戎族都联合起来发展为一个方国，割据自守^②。其疆域最大时，南至泾水，北到河套，西接崆峒，东至桥山。在这一时期，响衍戎也成了义渠方国的一个部落。这时候，义渠、响衍等游牧戎

①《盐池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②胡学祥、门军华、胡志存编著：《宁夏五千年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族畜牧业发展很快,社会秩序稳定,居民富裕。《史记·货殖列传》云:“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到秦穆公时(前 659—前 621 年),雄心勃勃的秦国欲称霸中原,首先挑起了与相邻的晋国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国在与晋国的作战中却连连失利。正在这个时候,流落到西戎的中原人由余^①在秦穆公元年(前 659 年)投入秦国,被秦穆公任为上卿(即宰相),由余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在公元前 623 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这些部落全部归顺了秦国,秦穆公遂称霸西戎,使秦国位列春秋五霸。

秦穆公征服西戎十二国后,并没有将西戎十二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此之后的百余年间,距秦较近的大荔戎、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戎社会发展很快。到战国初,“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③,秦厉公三十三年(前 444 年),秦国举兵攻伐义渠,义渠大败,义渠王被秦军俘获。^④十年后,义渠戎王兴师伐秦,在洛水一带大败秦军。这次战争之后,秦与义渠进入了相持阶段,义渠方国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定居生活,紧靠义渠的朐衍戎国也建筑了城池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公元前 331 年,义渠国发生内乱,秦惠王派庶长操兵平定义渠,从此义渠臣服于秦,但双方时战时和,依然矛盾较多。公元前 327 年,秦国在义渠等戎国建立了管理机构,使义渠、朐衍成为秦的一个县^⑤,原义渠方国正式成为秦国的属地,原来依附义渠的朐衍也成了秦的属地。史书上虽没有秦在朐衍建县的记载,但秦国当时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了郡县管理机制,为了便于管理,秦在义渠建县的同时也应在朐衍建县。为了加强对新建的领地进行统治,秦惠文王在更元五年(前 320 年),开始对自己统治的北方进行了游历视察,“王游至北河。”^⑥据《汉书·五行

①《史记·秦本纪》:“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

②《史记·秦本纪第五》。

③《史记·六国年表》。

④《后汉书·西羌传》。

⑤《资治通鉴》:“秦县义渠,以其君为臣。”

⑥《史记·秦本纪第五》。

志》中记载：“秦惠文王五年游响衍，有献五足牛者”^①。在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 315 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②，彻底占领了义渠国的领地。秦惠文王攻取义渠后，就灭掉了西戎最强大的一个戎国，扩大了自己的疆域，稳定了秦国的北方地区。公元前 271 年，秦国彻底灭掉义渠国，“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后汉书·西羌传》)。由此可见，义渠的疆域除北地郡外，陇西、上郡亦在其地。义渠是深入诸夏腹地的诸戎中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它的灭亡，标志着秦国完全实现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政治野心。置北地郡后，响衍县成为宁夏最早的行政建制，属北地郡管辖。据历史学家王蘧常先生在《秦史》一书中考证，秦辖县可考者有：胸衍县、直路县、除道县、泥阳县、郁郅县。响衍戎开始融入汉人，并逐步汉化。

秦国在建立北地郡后，为了防止北方胡人的南侵，在北部的三郡修筑长城防御。“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根据文献记载和史念海等专家的调查，秦昭襄王就在自己占领的陇西、北地、上郡筑起了一道长城防范北边的胡人侵犯。长城起点在今甘肃岷县(秦时称临洮)，沿洮河东岸过今临洮县、渭源县，在高山深涧中伸向东北，入宁夏西吉县、固原县，再经甘肃环县到陕北，在吴旗县东南跨过洛河，循靖边、志丹、安塞等县境的横山山脉向东北延伸至古塞门(在靖边县天赐湾与安塞县镰刀湾之间)。长城在古塞门分为两支，南支经绥德抵榆林市渔河镇，即当时的上郡治所肤施县境。北支绕横山，经靖边、横山、榆林，东北至神木县，再迤迤北行，傍窟野河、书会川上游进入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新庙，东北行经准格尔旗，终于十二连城，隔黄河与赵武灵王所筑的云中郡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相望。这道长城将响衍县阻隔在长城之北的几百公里之外。

2. 秦朝时期的响衍

秦国是最早建立县制的郡国，春秋时期秦武公十年(前 688 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史记·秦本纪》)。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后，面对空前辽阔的疆域，如何不再重演周朝的覆亡，让国家长期统一、强大，成为中央政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秦始皇在

①《汉书·五行志》记载的“秦孝文王五年”有误，应当是“秦惠文王五年”。

②《史记·秦本纪第五》。

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①,并使之成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秦王朝又把国家分为 36 郡进行管理,响衍县、义渠县都隶属于北地郡管辖。当时,在宁夏共有响衍、乌氏、朝那、富平四县由北地郡管辖。

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机会,一步步地向南侵占。公元前 215 年以头曼为首的匈奴开始向外扩张,把矛头指向秦朝的河套一带,并逐渐占领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扰乱了当地人民的农业生产,甚至把当地居民抓去充当奴隶,位于长城之外的响衍被匈奴入侵占领。为了保障北方边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秦统一六国后,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带领 30 万大军北伐匈奴。蒙恬统率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进攻匈奴的东边,杨翁子率偏师由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进攻匈奴的西边。蒙恬等经过几次大的战役,击退匈奴七百余里(响衍故城北距黄河直线距离为 320 公里),收回了河套地区,并且在黄河边设九原郡(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设置 44 个县。秦始皇“筑塞于河上”(在河套一带筑障塞),又移内地三万家至河北(今乌加河北)、榆中(今河套东北岸)以实边防。前 214 年又把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向东西扩展,筑成一道秦王朝的北部军事屏障。这道长城把河套地区包在了秦王朝的腹地,不但将上郡、北地郡都收在长城之内,也使孤悬在长城外的响衍收复在秦的防御体系之中。

蒙恬北伐匈奴,修筑长城,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匈奴贵族对中原的抢掠,而且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蒙恬戍守北方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盐铁论·伐功篇》说:“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者十余年。”

3. 西汉时期的响衍

西汉建立后,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各项制度基本上承袭秦朝,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郡国并行制。由中央行政机构、地方郡县两级组织以及各诸侯国三部分组成,此时的响衍县仍然隶属于北地郡。元封五年(前 106 年)在全国设十三州刺史部,响衍为朔方刺史部之北地郡属县。

^①《汉书·地理志》:“(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

西汉初期,中原几经战乱,社会经济残破,劳力不足,物资匮乏,国力极度空虚,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生活在响衍道北部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乘机渡河南下,越过长城和黄河将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四十四城全部夺了回去,还占据了整个河套地区,把响衍的大部分地区夺占。刚建立的汉王朝面临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秩序的巨大任务,加上地方“异姓诸王”的存在,中央集权尚未确立,无力抗拒匈奴的不断侵扰,西汉王朝采取“和亲”的方式,将公主嫁于单于,年年奉送财物,不断增加金帛、丝絮数量,卑辞厚礼,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响衍一带一直是匈奴和汉人杂居的地区,随着匈奴南下居住的越来越多,响衍成了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区。西汉末年,西汉政府在边缘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相当于内地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道。自此,响衍县改县为道,成为由北地郡管辖的边塞少数民族居住的行政机构^①,北地郡此时共有响衍、除道、略畔、义渠4道。

西汉在边境地区“和亲”的同时也开放“关市”,准许各族人民之间相互交易。“和亲”与赠礼品得益的是匈奴首领单于和奴隶主贵族,而中下层匈奴民众生产和生活中急需的汉朝的铁器、铜器、丝絮、金帛等物品,只有通过关市才能得到解决。汉人也从匈奴人手中换回所需的马匹、牛、羊等牲畜以及大量皮毛、毡裘等物品。通过开放“关市”,各族人民互相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位于长城之外的响衍由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地区,具有充当西汉和匈奴的“关市”交易地的便利条件。

汉代史书对响衍县的记载很少,但从考古发现的盐池县张家场的汉代古城来看,长1200米,宽800米,城池分内城、外城两个部分。城墙为黄土夯筑,基宽约3米,今已被流沙掩埋,仅显出隆起的土梁;东西二门,门宽约30米,两门之间贯通有主干街道。城址内遍布大量绳纹灰陶残片及外绳纹、内布纹的大板瓦、筒瓦等,还有外饰绳纹的空心砖、子母砖和方形铭文砖。铭文砖边长28厘米,阳文篆刻“大富昌,子孙宜,乐未央”九字吉祥语。先后出土西汉与王莽时期的古钱币近一万公斤,品类多为“货布”,其次为“货泉”,还有“五铢”、半两、小泉值一、大泉五十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出土有牛、驼骨头数十吨,各种印章、封泥数百枚。从这些

^①《后汉书·百官志》：“凡县主蛮夷曰道”。

出土物品来看,在西汉到新莽时期,响衍城里的关市生意相当繁荣。在城池内设有造币、制陶、冶炼等作坊,先后建有响衍县、响衍道等府衙机构,设置了专门用以金融贸易的“钱府”和掌管武器、车马、粮草的机构“库”。

在疑为响衍故城的张家场古城东北六七公里处,有一盐湖,现称北大池,唐代称白池。据《汉书·西羌传》记载:“雍州有龟兹盐池为民利”。《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记载“龟兹城在卫(指明代宁夏后卫,今盐池县城)东北。汉县……有盐官”,在实物上,在张家场出土的“龟兹丞印”封泥数量较多,还有“神郡丞印”、“上郡丞印”等,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与响衍道有贸易往来的主要是龟兹、神郡、上郡等郡县。从出土的文物可以证实,地处边塞的响衍道是汉代重要的边塞贸易地。

西汉王朝经过同匈奴“和亲”、“通关市”等多种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汉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匈奴和汉的关系表面上看是以“和亲”相维系,却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到汉文帝时期,匈奴多次南侵。从公元前200年至前133年的67年间,匈奴骑兵西起陇西、东至辽东经常南下,攻城略邑,掳掠如故。甚至深入长安城北。晁错说:匈奴军队“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他们每年的掳掠所得,大大超过和亲的礼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拥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众多的人口是生活在漠北高原、生存物质条件差的匈奴民族梦寐以求的东西。“好战的游牧民族”善射猎,在军事上占有优势。漫长的汉匈边界,给予匈奴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攻掠以有利的条件。

汉孝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以14万骑兵掠过响衍、灵州等地攻破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驻守萧关的北地都尉孙印战死,烽火直达关中,京城长安震惊。前162年,汉帝致书与匈奴单于相约,以长城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活动的分界线,汉匈兄弟相处决不负约。然而,嫁公主、赠财物、开放“关市”、以长城为界,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尽管西汉王朝委曲求全,也未能乞求到和平、安宁。

汉武帝继位后,采取积极抗击的方针,元光二年(前133年)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抗击匈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终于将匈奴长期占领的河套地区收复,修筑了朔方郡和五原郡,从内地招募十万人迁居朔方,修缮了蒙恬时沿黄河所筑的军事要塞。西汉政府意识到北地与陇西二郡之间

控制力量的薄弱,深感不安,为了加强管理和防卫,抵御沿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于元鼎三年(前 114 年)将北地郡的乌氏、朝那、泾阳等划出,另置安定郡,治所为高平县城(今宁夏固原县城)。西汉政府将北地郡的一部分划出新成立了安定郡后,北地郡辖境缩小,约在今宁夏的中北部、甘肃庆阳地区及陕西省部分县市、内蒙古的鄂托克前旗一部分。

汉武帝凭借空前强盛的国力,采取积极的以兵制兵的方针,从根本上削弱了匈奴奴隶主的势力,解除了长期以来汉朝边郡的忧患,有利于边地人民社会生活的安定,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此后,汉武帝又任命李广为北地郡太守,因李广英勇善战,使得匈奴多年不敢贸然南侵。汉宣帝继位后,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甘露三年(前 51 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入汉修朝贺之礼,正式确认为汉朝藩臣,汉朝派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南)帮助呼韩邪稳定统治秩序,此后汉匈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时候,北地郡的政治、经济、人口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据《汉书》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时,北地郡管辖 19 个县:马领县、直路县、灵武县、富平县、灵州县、响衍道、方渠县、除道、五街县、鹑孤县、归德县、回获县、略畔道、泥阳县、郁郅县、义渠道、弋居县、大要县、廉县。有户 64461,人口 210688。

王莽篡位后托古改制,将匈奴王降为侯,并使用“降奴服于”的侮辱性称号,引起匈奴不满。汉宣帝以来和好的汉匈关系遭到破坏,匈奴再度入塞劫掠吏民和牲畜。河套地区又成了烽烟四起的北方战场,大部分地区的郡县都受到了匈奴铁骑的掳掠。

二、秦汉时期的移民开发与响衍的繁荣发展

1. 先秦和秦朝的奴隶逃亡和移民实边使响衍得到开发

古代宁夏地区为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他们逐水草聚居生活,处于一种自然封闭的状态,能够和其交融的是一些从秦晋等地逃亡而来的奴隶。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后,为防边患,开疆拓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悉收河南地:(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释“河南地”:“今灵、夏、胜等州”)因河为塞,筑四十